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喊雷 梦非梦

《》四川文艺出版社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喊
雷
著

梦非梦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梦非梦 / 喊雷著 .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11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ISBN 978-7-5411-3292-6

I . ①梦… II . ①喊… III .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
—当代 IV . ①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7056 号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BAINIAN BAIBU WEXING XIAOSHUO JINGDIAN

梦非梦

MENG FEI MENG

喊雷 著

责任编辑 汪 平

整体设计 袁银昌

封面印前制作 上海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胡斌 张艳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排 版 陈倩 张梅 雷涛 高赫赫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mm × 920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292-6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书系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蒙 刘海涛 江曾培 汤吉夫

陈建功 郑宗培 桂晓风 雷 达

喊 雷



1938年生，原名刘汉雷，陕西富平人，原籍四川南充。系中国作协会员，富平作协名誉主席，富平书画院名誉院长。有作品数百篇次入选《世界微型小说经典》《中国新文学大系》《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等文集二百部。《生死抉择》入选初中语文教材（S版）、土耳其大学语文教材。曾获第三届“中国人口文化奖”、由《微型小说选刊》主办的全国“我最喜爱的微型小说奖”（五次）、由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主办的年度评选奖（七次）和第二届“柳青文学奖”等奖项共四十余次。2009年获小小说作家风云人物榜“世纪之星”称号。出版有《喊雷小说选》《魔袋》《生死抉择》。其书法作品曾获“中华民族艺术杯”一等奖等奖项十余次，被中国国际文博会审定为一级品，入选《百年经典·中国书法全集》和《世界名人录》华人卷。

总序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编选者邀我作个序。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我很喜欢，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微型小说的杂感，就是为其鼓与呼的，现不妨摘录于下，以示对这浩浩百卷的出版给予热烈的祝贺。

尽管人们可以对“微型小说”这一名称提出不同的意见，微型小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事实。

它是一种机智，一种敏感，一种对生活中的某个场景、某个瞬间、某个侧面的忽然抓住，抓住了就表现出来的本领。

因而，它是一种眼光，一种艺术神经。一种一眼望到底的穿透力，一种一针见血、一语中的的叙述能力。

它是一种情绪、怅惘、惊叹、留连、幽默，只此一点。

它是一种智慧。简练是才能的姐妹。微型小说应该是小说中的警句。含蓄甚至还代表了一种品格：不想强加于人，不想当教师爷，充分地信任读者。

它是一种语言，举一反三，一以当十，字字千斤重。

它又是自成体系的一个世界，并不窘迫，并不寒伧，肝胆俱全。

它是谦虚的，它自称微型，自称小小。

它又是困难的，几百字，赤裸裸地摆在严明的读者面前，无法搭配，无法藏头露尾，无法搞障眼法。

它是一种机遇，踏破铁鞋无觅处。它也许是一种命运吧！命运啊，这一生，你能给我几篇像样的“微型”呢？

王 蒙

2011年9月26日

目
录

雌雄双笔	1
白 雪	4
求 字	7
生死抉择	10
假作真时真亦假	12
寻 找	14
获 救	17
遇	18
高高的白杨	20
报 警	22
流水谣	24
脸 面	26
眼 光	28
井 绳	30
呼 救	32
光明行	34
鸭 趣	36
魔 袋	39
本来不想说破	41
损 招	43
寻找高手的高手	46
金顶功失传记	48
灾 情	51
冥用新品	53
只要一个承诺	56
乱 真	59
脚 印	61
互换道具	64
心 术	68
石 鉴	71

黑 土	73
三人行	75
梦非梦	78
残 疾	80
厨 魂	82
未知数求解	85
冯厂长的下岗人员名单	88
滑 坡	90
天鹅湖畅想曲	92
绑 票	94
狗 事	97
柳叶刀	100
守 候	102
石 枕	104
心 障	106
不解之谜	107
自杀前后	109
遗 产	111
绿毛神龟宴	113
永远的孝德牌楼	115
斜 柱	118
知人善任	119
住 口	120
盲官帝国	122
危 墙	124
一道风景线	126
笔 迹	128
门前雪	130
左邻右舍	132
测 试	135

盲 点 -----	137
凹凹凸凸的大路-----	139
五彩山鸡 -----	141
斜 眼 -----	142
土佬帽 -----	145
街灯明灭 -----	146
掉价与否 -----	148
镜 子 -----	149
秘 方 -----	151
坑 -----	155
迷 路 -----	157
狙 击 -----	159
大红灯笼高高挂-----	161
退 化 -----	163
无奈的回归 -----	165
亲子鉴定 -----	167
曲径通幽 -----	170
美洲莴苣 -----	172
黄铜烟锅 -----	173
为世师范 -----	175
种 子 -----	178
伞 -----	180
新款时装 -----	182
回家的路 -----	184
那人那路那年月-----	187
开 锁 -----	188
似是而非 -----	190
形 象 -----	193
悬崖上的白围巾-----	195

雌雄双笔

顺庆城里人称“第一笔”的书法家刘旭烈午休起来，一边品茶，一边将案头的六尺玉版宣纸用镇纸石压住，然后提起大抓笔在砚池中滚了两滚，问侍儿道：“那个给了二百两银子的主家，要写的是哪三个字？”

侍儿取来便笺道：“在这上面写着呢。”

刘旭烈展开便笺，三行字倏然映入眼底：

恭请尊师为寒舍书匾额齐贤斋三字

顺赠润资白银二百两祈请笑纳

齐贤斋主人顿首

便笺上的三行字不大，刘旭烈却吃惊不小，以至于提在手中的抓笔蓦地滑落，墨汁溅到宣纸上，他都不知道。他着实被这三行字镇住了！他刘旭烈自幼学书，穿砚数十方，秃笔数百支，虽未及而立之年，却已在方圆千百里享有盛誉；顺庆、合川诸州府，至少有一半的商号、馆斋是写有“刘旭烈题”的牌匾。但是此时面对这三行字，他心在狂跳，手在战栗。他明白：即使自己再苦练十载，也未必能写出这么好的字来。这三行字，行笔迅疾，不饰雕琢，豪放遒劲，疏密有致；似是信手挥成，却能出神入化。笔势、体势、气韵、章法都是他望尘莫及的。

这位齐贤斋主人，字写得这么好，为何不为世人所知？为何还要找我写馆斋名？在这位书艺一流的大师面前，我刘旭烈还有什么资格提笔？

他当即将便笺挂在壁上，从各种角度仔细观赏，反复玩味；近看了

又远看；远看了又近看；入夜，又秉烛再看……

翌日晨，他小心翼翼地将便笺取下，藏入袖内，唯恐不翼而飞。

盥洗时，侍儿见宣纸上还未写字，便提醒道：“来取这字的用人，正候在门外呢。”

“来得正好。你速去备车，我要随这来取字的用人赶去见那齐贤斋主人。”

马车走了大半天才到主人家门口。原来这齐贤斋远在城郊擦耳山北麓。

齐贤斋的女主人听了用人回报，得知城里的刘先生以“班门不敢弄斧”为由未曾书写“齐贤斋”三字，而且已专程登门将白银如数退回的消息，便立即吩咐家人赶紧准备迎风酒宴，接着亲自到门口将刘先生迎进上堂。

宾主刚刚落座，老夫人就急不可待地唤女儿雯姑出来拜见刘先生。

雯姑跪拜施礼时，老夫人道：“恳请刘先生收下我女为徒，教她研习书艺。”

刘旭烈惊诧莫名道：“使不得呀老夫人。此举在下委实不敢当呢。我今日登门造访，原来是为了拜见书写这便笺的主人的。当徒弟的应当是我呀。在贵府我怎敢强为人师呢？——姑娘请起！”

“刘先生请勿推让。至于为何一定要拜你为师，个中情由，容我慢慢道来。”

原来写这便笺的是雯姑之父、当今名书法家、原翰林院编修戴名世。雯姑自幼聪颖好学，三岁执笔，从父习字，长进神速。康熙五十五年，雯姑七岁时，戴公因《南山集》案陷入冤狱。戴公自知不久于世，恐雯姑书艺半途而废，遂于探监时写下便笺，要妻子用巨额润资为雯姑寻觅一高手为师。迄今，戴家妻女易地九次，已付出润资白银千余两，得到的只是九张斗方大字：齐贤斋。为何这九位书家竟无一人可为雯姑

之师？那是因为戴公在遗言中曾说：“倘有因睹吾书之篆而不敢妄写齐贤斋者，乃雯儿之师也。”

刘旭烈听罢此言道：“戴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深谋远虑、高瞻远瞩，在下十分钦佩。今先请尊夫人让我在灵位前叩拜戴公为师吧。”接着离座亲自将雯姑扶起道，“为不负戴公重托，看来在下还非收你为徒不可了。”

戴府上下因此皆大欢喜。

刘旭烈在戴府书房上第一堂课时，问雯姑道：“令尊当年如何执教？”

雯姑递过一本经戴名世逐句诠注过的卫夫人的《笔阵图》道：“家父生前对当今上行下效的趋时媚俗的馆阁体十分厌恶，要我以此书旨意研习书艺。”

刘旭烈指着方案上一大捆写过的宣纸，问道：“这是你习字写下的？”

雯姑答：“正是。《南山集》案发时抄家，不曾留下家父的片纸寸墨。我无师指教，就只好以家父写下的这张便笺为帖，练习至今。写得不好，请老师批改、匡正。”

虽然这都是写着同样三行字的便笺，但刘旭烈还是一张一张仔细翻看，过目千余张而兴致不减丝毫。在他眼里，这些字一张比一张写得好，每张上的字迹都酷似藏在他袖筒中的那一张。——到底哪一张是戴公的手迹呢？这个疑问不是在得到解答之后就能够完结的。因为这，顺庆城里的“第一笔”失踪了。

十五年后，刘旭烈才偕夫人戴雯回到顺庆城里定居。其时，这夫妇俩书艺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分不清谁的本领高、谁的本领低，更说不清谁是老师、谁是徒弟。人们只好合称他夫妇俩为“雌雄双笔”。

古人云：知耻近乎勇。刘氏夫妇回城的头一件事就是将刘氏年轻时写过的匾额碑文都一一重写，并自己出资以新换旧，且一律不再落款题名。

因此，在顺庆、合川等地再也找不到刘氏夫妇的字迹。亦因此，当地的人见了凡是写得好而又无款无名的匾额、碑文，都说是“雌雄双笔”写下的。

白 雪

我和雪荷同窗数载，且都酷爱文学，遂成知己。上中学时，我俩就共用一个笔名——听雪——发表文章。其中数篇，在“反右”时被打成“毒草”。眼看着右派帽子就要扣到我俩头上。好在投稿时为了不给谑称我俩为“夫妻作家”的同学以话柄，作者本名及通信处都只写我，不写她。因此，我虽在劫难逃，而她却得以幸免。

因头上的右派帽子再加上“不思悔改”之类的现行“罪恶”，我被判处长刑。

开宣判大会那天，她借给我送茶水的机会对我悄悄地说：“你今天的这张判决书，就是我俩的结婚证。今生今世我都等你！”

她这一句话和此后从不间断的书信，便成了映照在我铁窗上的希望之光。

斗转星移。我终于盼来了获释的日子。

我跨出监门，就给她去电报。并日夜兼程赶往 C 城，恨不得立即扑进她怀里痛哭一场……

然而，敲开她的家门，面对着我的她却是一副完全陌生的面孔：她不再是我那朝思暮想的冰清玉洁的雪荷，而是一个浓施脂粉、珠光宝气的妖冶妇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打扮成这样的女人，如果不是未卸妆的演员，就是外国人或归侨。难道……她疯了？

雪荷显然察觉到愣在门口的我在想什么，于是说：“见到我这个样子，请不要吃惊。我在三年前嫁给了一位外籍华人。今天我正要去乘飞往巴黎的班机。”

“既已如此，可你为什么要写那么多甜言蜜语来欺骗我？”

“因为只有欺骗才能使你有活下去的希望。”

“照这么说，我还应当对你感恩戴德才成？”

“我只希望你能勇敢地面对现实。”

“谢谢你的‘好意’，洋太太。”

“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要说的只剩下三个字：我——恨——你——！”

说罢，我猛的一甩房门，扬长而去。

走到巷口，刚才停在她家门前的那辆轿车，果然载着她从我身旁经过。显然是为了奚落我，她还特意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朝着我看。那冷冰冰的一瞥，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

当天，我就带着这锥心的伤痛愤然离开了 C 城。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被爱与被抛弃是人生价值的晴雨表上两个极端的刻度。海誓山盟地爱过我的雪荷弃我而去，就表明我在世人心目中已经成了窝囊废！

但是我不服输！我要向世人证明我并没有因蹲过十余年监狱就一蹶不振！

于是我重新拿起了我的笔，发奋写作。

我把雪荷的照片用粗大的铁钉钉在墙壁上。每当我怠惰、消沉之

时，我就看着她，并提醒自己：这个女人，此时此刻，正同她的外国老公一起，等着笑看你的失败呢！

果然苦心人天不负。出狱之后的十来年里，我计有百万字的作品问世。先后有六七家报刊在其“当代名家”栏目里介绍过我。我的不少作品被国外翻译、出版。去年冬，我还有幸从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会上捧回金杯。

有一天，在招待所，我接到从 C 城打来的电话。电话里说：“我叫雪梅，是雪荷的妹妹。我姐希望能见到你。”

大约是因为我心情特别好的缘故吧，我不假思索地就答应去 C 城见她。

来到 C 城，见到迎接我的雪梅，我问：“你姐什么时候回国的？”

“她压根儿就没去过国外。”

“她现在住在哪里？”

“你跟我走吧。”

顶着漫天风雪，她把我带到了城郊墓场。

我俩在刻有“雪荷之墓”的碑石前停步了。

“你姐是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

“在见到你的第二天死在手术台上。那时，她已是癌症晚期。她多次推迟做手术的日期，是因为她知道，这种手术成功率很低，唯恐因此等不到你出狱来看她的那一天。她那天之所以化了浓妆，一则 是免得你看到她面色青紫的本来面目；二则是倘若死于手术台上，也能留一副美好的仪容在人间。同时她认为用出国的谎言骗你，要比说出她已不久于人世的真话好。你看看她死前不久的这篇日记，就什么都清楚了。”

雪梅翻开日记。其中有这么一段：

他是高山上的一片白雪。如今，只有凛冽的寒风能使他傲

立于峰巅，如果你给他温暖，他就会消融下去……

读到这里，我的眼泪已模糊了视线，再也看不清日记上的字，只能看见漫天飘飞的雪花……

求 字

香港东方文化中心编印的《1996年书画精品鉴赏系列台历》中选用了我的一幅草书作品。由于我生平最讨厌把艺术品当做讨价还价的商品，所以在作者简历后附印的润格标准栏目中，唯独我没有标价，只写了这一句话：“凡是求字者，内容请自选，润资皆自酌”。

台历出版后，海内外求字者，无论寄钱多少，我都一视同仁，遵嘱写就，然后付邮寄出。

3月中间，我收到寄自香港甘诺道一位名叫龙念华的老人来信。他在信中写道：

刘先生台鉴：

是岁初，我得到一本印有先生书作的台历。我十分欣赏先生的书艺，年初就想求先生惠赐墨宝一件。之所以迟迟未敢写信来，一是因为我总是选不出一首能表达海外游子即将回